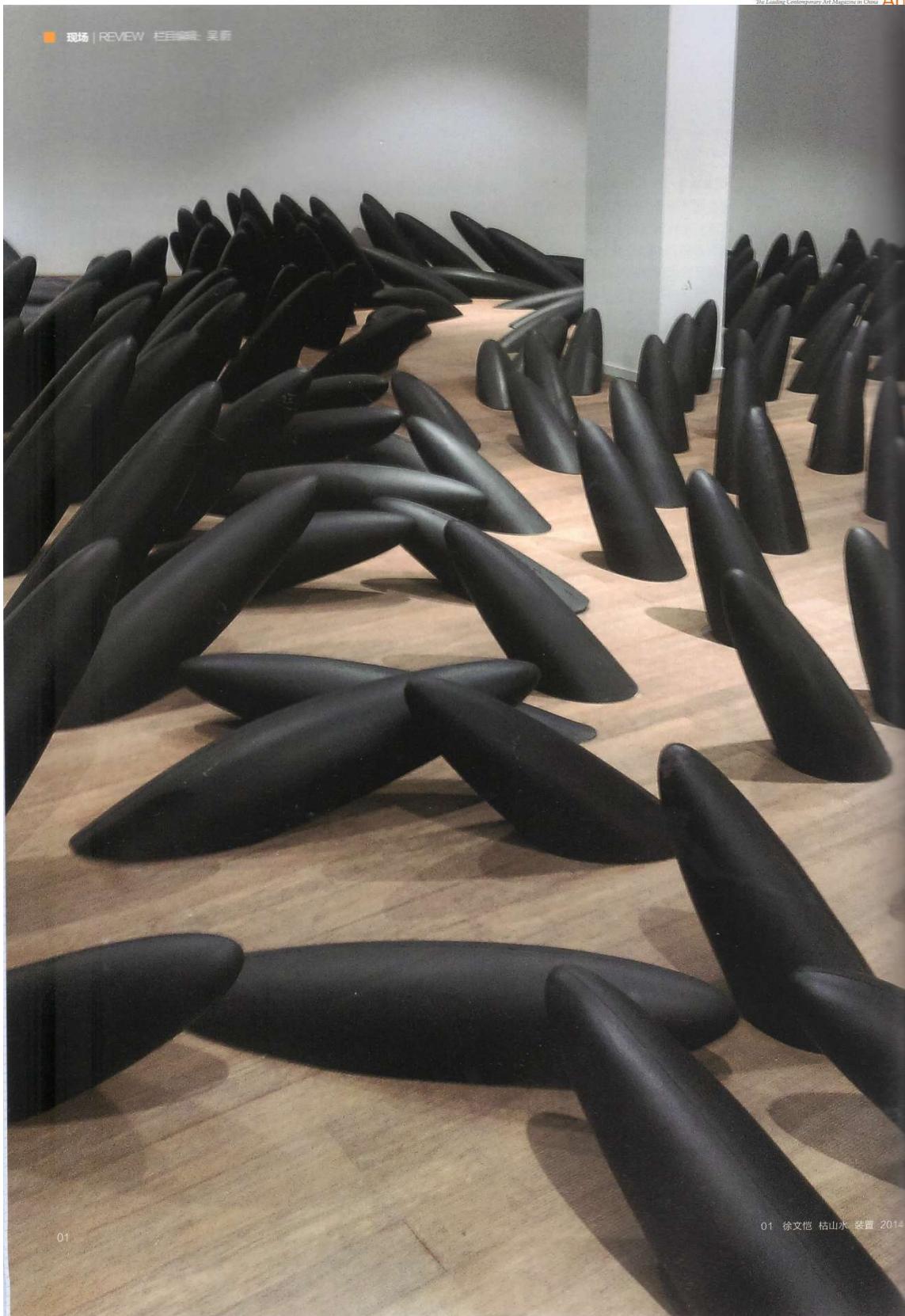


ART CHINA, COSMOS at Shanghai 21st Minsheng Art Museum, Text/Bai Jiafeng, P52-55, Issue 110, Jan 2015

当代藝術
The Leading Contemporary Art Magazine in China
ArtChina



科学情怀抑或是修辞游戏？ ——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多重宇宙”

COSMOS at Shanghai 21st Minsheng Art Museum

文 / 白家峰 Bai Jiefeng

多重宇宙：
21世纪
民生美术馆开馆展

2014.11.22 - 2015.4.9
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

2014年底，最热门的电影莫过于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星际穿越》。这部描述在生态压力下人类通过星球探索来自我救赎的影片，之所以获得空前的票房成功，是因为它用宏大而真实的感官体验营造了一个包容了最前沿的科学原理和最基本的人伦问题的语境，在满足了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的同时给大众的科学基础扫了扫盲，可谓一箭双雕。

事实上，不同于我们通常概念中高深与普及截然两端的两分法，普罗大众对于科学的认识其实远远超越了宣传者与创作者的想象，而成功的关键在于扎实的科学底蕴与通俗的实现方法之间的结合。今天的西方科幻电影已经不再局限于展现“想象力的可能性”，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想象力的可行性”。这也构成了西方科幻与东方玄幻之间的分野，如果说后者曾经是东方世界观组成部分之一的宗教神话体系，在通俗文学领域的延伸的话，那么前者正在与飞速发展的物理学、数字技术和虚拟网络技术一起，潜移默化同时又确实地改变着当下人的世界观。

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其最有价值的发展方向之一，便是展现这种基于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带有某种未来学视野的世界观，以及这种新技术情境对于我们感官经验所带来的变化。当我们走进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开馆展的大厅时，我以为这个恰巧和《星际穿越》同时面世的当代艺术展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科学情怀的面向未来的展览。

的确，一走进大门正对的大厅，整个报告厅被一件巨大的影像作品所占据。在整个一堵墙面大小的屏幕上，是一个由密密麻麻的光电构成的数据图形。日本艺术家池田亮司的这件《雷达（上海）》，构建了一个苛求细节、精致无憾的完美虚境。他所创造的时空，具有足以震撼观者的能量。在全黑的空间中，集聚着明灭变换的符码，暗示着世间万象的本质即是“数据”。

这件作品如同点睛之笔一般为我们宣示了这个展览的主题——“多重宇宙”。正如展览前言所说，“宇宙”，Cosmos，意指一个有序的整体；多重的宇宙则象征了混沌、复杂与模糊

不清的“存在”与“共存”状态。而这个由民生艺术机构总负责人，热爱哲学的艾民博士提出的“课题”，旨在探索所有时间、空间、物质、能量，以及描述他们的法则和方法，借此来解释当代艺术如何定义与表现我们的世界，从而启发艺术家与观众来思考存在的多义性和世界的多层次性。

这同样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表述。它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通道，由此我们可以看见艺术家为我们展示的现实体验的反思与关于可能性的思考，而这种“通道”，又在21世纪民生美术馆回廊式的空间中得以强化，的确给人以在不同的可能性中穿行的在场感。尤其是展厅转折部分的空间设计，既考虑了作品独立的语言张力，也往往可以构成前后两个长展厅之间的节奏过渡。比如徐文恺的《枯山水》，用一堆光滑黝黑犬牙交错的尖锥取代了寂静内敛的细沙假山，把一种静态的势与更具侵略性的存在感传递给观众，光滑的、冰冷的山水取代精微细腻的自然观，可谓对于文人情怀的山水在现代社会中被异化的某种具现。再比如法国艺术家费尔纳居的作品《持续的玩具》，用一些工业零件拼搭起一大片坦克形状的玩具，来寓意冷战以来政客们挑起的战争非理性的一面，就好像大男孩的玩具。而其空间布置的亮点在于，这组作品放置在一个占据了整个通道宽度的台座上，观众的参观路线必须穿越作品，于是所有的游客都不得不从“玩具”上跨过，体验了一把“战争儿戏”的荒诞感。

然而，在这一类型的作品之外，交替出现的另一类作品又使我对“多重宇宙”的寓意产生了怀疑。就在《持续的玩具》前面，同样在高起的台基上，艺术家沈睿筠将一间广州西关老房的地面完整地移到展览空间，借助老房的花地砖上因岁月流逝遗留的痕迹，再用儿童般的涂鸦延伸出新的绘画。艺术家邀请观众踩在作品上，一边行走，一边赏画。正如传统中国山水画论中，山水画应做到“可游可居”，是一种关于传统美学与生活记忆的当下境遇的思考。再比如邬建安用金属箔膜和剪纸技术制作的作品，展示了他一直在深入探索和钻研的那些晦涩的神话世界，以及用图案、文字、梦境、恐惧、幻觉聚集在作品



02

02 池田亮司 雷达(上海) 数码装置 2014
03 阿哈尔德·费尔纳居 持续的玩具 装置 2011
04 胡为一 低级景观 装置 2014
05 邬建安 刑天 剪纸 2006-2007



03



04



05



06 Com&Com 头骨 3D打印 装置 2010
07 沈睿筠 花花草草 风风雨雨 日出日落 人来人往
装置 旧宅地砖 2010

中并形成了艺术家自述的宇宙哲学。与此相应的，我们还看到了另一些更熟悉的作品，比如方力钧的绘画、吕胜中的纸雕《天圆地方》等等。当然，不可否认这些作品同样是艺术家世界观的某种反映，构成了广义的“多重宇宙”的一重，但是他们的“宇宙”更多是修辞学上的“隐喻”，或者，正如本文第五段的结尾所蓄意藏掉的半句话：“展示人类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但是，恰恰是这样的包容性和多元性，使得整个展览的气质立马从一种未来学意义上的艺术探索与科学情怀，转变成一种表述当代艺术多样性与包容性的修辞学游戏。正如展览主题阐述中接着说的那样：“策展人与艺术家将就这一永恒的话题展开讨论，从两种基本关系延伸开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不同领域的探索，将创造性地综合在一起，形成理解‘多重宇宙’的基础，同时也将成为展览展示的线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几乎可以涵盖了艺术观念的全部范畴，如果说在这个几乎毫无限制的范畴内去探讨‘多重宇宙’，同时又不就某种方法论，或者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的立场进行“可见”的梳理的话，那么这个展览就只剩下发散性而缺乏必要的线索性了。

今天，技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头的空谈，图像制造也已经是已故世的思想家开拓的老生常谈。所以，如果缺乏某种基于今天技术化的生活经验的“科学情怀”，而去奢谈“多重宇宙”的表现可能的话，那么，这只能是穿越虫洞的“Endurance”号飞船和月宫嫦娥的同台演出。从这个角度上说，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的开馆展，还是略显得“海纳百川”了一些。

